

高原女兵

■孙晓青

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坚守5年,经历了为高原部队服务的许多事。1993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她的事迹,不料竟引出另一位后来叱咤昆仑的“新闻人物”。

我到南疆军区任职之前,看过2000年4月《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刊登的报告文学《雪莲花》,文中记载:

1993年6月30日中午,河北省定兴县李郁庄乡杨各庄村。在地里忙活了一个上午的农家少女姜云燕埋头吃着午饭。姐夫顺手打开了桌边的小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报道一群驻守在昆仑山上的白衣女战士献身风雪高原的感人故事。姜云燕记住了“三十里营房”这个地名和一个名叫“吴凡英”的女军医。有一天,姜云燕把一个大胆的想法告诉了唯一的亲人——堂姐姜秀珍:“我要去昆仑山当兵。”

堂姐惊呆了:“丫头,你又犯傻了。”姜云燕不满3岁时,母亲因病去世。5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是堂姐一手把她拉扯大的。

姜云燕主意已定,堂姐、堂姐夫以及看着她长大的乡亲们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1993年8月18日清晨,姜云燕带上东拼西凑的500多元路费,揣上乡政府、县公安局开具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上路了,开始了一个孤女万里寻梦闯昆仑的传奇历程。

那一年,姜云燕17岁,是第一次出远门。她不知道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区别,找来找去找到了青海省的格尔木。格尔木还真有驻军医院,可一说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人家就笑了:那个单位在新疆,离格尔木还有好几千公里呢!姜云燕不气馁,继续乘火车,坐汽车,搭毛驴车,终于在9月6日来到叶城,找到了她的偶像“吴凡英阿姨”。

当时,吴凡英已是医院理疗科主任。面对这个一心想要上山当女兵的农村姑娘,无论吴凡英还是院领导,都感到十分为难。小姑娘精神可嘉,但如此“千里追寻着你”非要当兵的事,也太离谱了吧,既不是征兵季,又没有任何正常手续,咋能想当兵就当兵呢?医院将她暂时安排在女兵宿舍,准备做好说服工作,送她回家乡。

姜云燕倒好,不让当兵,我先干活。有人送给她一身旧的女兵服,她乐得跟什么似的,整天穿着不戴帽徽领章的军装在院里打杂。医院一次次劝她回河北老家,可她却总是摇头,工作干得更欢了。

姜云燕的传奇和真诚打动了许多人,事情被逐级反映到南疆军区机关。当年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有关部门通过正常手续解决了她的当兵指标,批准她入伍。

我在南疆任职的时候,姜云燕已经是军区部队的名人了。当然,她的名气不仅在万里寻梦的传奇,更是因为她满腔热忱为高原官兵服务的精神。

入伍后,姜云燕参加了医院组织的卫生员培训,结业不久,便跟随副院长张西洲带领的医疗队上山了。梦想成真的喜悦战胜了高寒缺氧的恐惧,这个小女兵在医疗站干得如鱼得水,每天不知疲倦地为病号端水喂药、打针送饭,脏活累活抢着干,受到战友和病号的一致赞扬。

一次,天文哨卡有个战士突患高原昏迷症,姜云燕随军医上去接病号。返回途中,昏迷中的患者情绪失控,一会儿喊叫,一会儿躁动。为了防止车辆颠簸给他造成伤害,姜云燕毅然抱住患

者,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患者的头部。还有一次,神仙湾哨卡送来一名因脑水肿昏迷的战士。病人嘴唇发紫,满脸冻疮,大小便失禁。姜云燕悉心守护着他,每天喂药、喂饭,一次次拿着沾满尿液的衣裤到冰河里搓洗。两个月后,战士痊愈出院,她却病倒了。

类似的事迹看似平凡,长期坚持下来却不容易,可直到我离开南疆,姜云燕的故事还在延续。守望高原的日子里,她的足迹踏遍辖区的所有哨卡,累计行程8万余公里,护理过7000多名病人,参与抢救高原肺水肿、脑水肿病人30余例。平时在医疗站,她会和女兵姐妹利用业余时间守边防哨卡织手套、做鞋垫、缝洗衣被;而每次到连队,她又会和一起上山的女兵为官兵唱歌跳舞,给连队鼓劲加油。

这期间,姜云燕也曾离开过喀喇昆仑,到原兰州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深造。不过毕业后,她毫不犹豫地回到喀喇昆仑山。甚至提干后该对象,她的条件也围绕着这座山:对方必须是喀喇昆仑山的兵,必须答应她不离开喀喇昆仑山。果然,她选择的正是一位高原汽车兵。

姜云燕荣誉很多:南疆军区的“昆仑卫士”,原兰州军区的“学雷锋先进个人”,以及“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甚至还荣获第39届国际“南丁格尔奖”。一个护士能够得到的高规格荣誉,她几乎都得到了。这让她很不安:“我业务上不是最好的,工作成绩也不是最大的,就是在山上待的时间长了点而已。”

岂止是“长了点”!坚守的可贵,在于信念的纯粹。姜云燕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在祖国面前,没有任何慷慨的言论,能比上一次慷慨的献身。在雪域昆仑这片高山国土上,我们可爱的士兵在慷慨地献身之后,更慷慨地献出了精神,我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

三

很多记者问过姜云燕同一个问题:当初离家闯昆仑,你到底怎么想的?

17岁的农村姑娘确实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姜云燕说:“我就是感觉奇怪,为什么在一个荒无人烟,应该没有女人的地方,却有一群女护士呢?她们是怎么做的?我心里好奇,也想去试试。”

说实话,我对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医护人员,也心存这种好奇。

2001年6月22日,我陪同央视“世纪初年走边关”摄制组来到天文点边防连,同行的还有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队医护人员,他们除了例行巡诊外,还要以“天路文艺兵”的名义对边防连进行慰问演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医疗站的女兵。我发现,由于她们的到来,连队战士非常高兴,青春的腰板挺得直直的,走路的节奏也加快了。女兵们同样很兴奋,尽管只上来3名护士,但自报的节目却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以及独唱、小合唱什么的。只是维吾尔族姑娘古丽头天晚上到达连队后开始发烧,高原反应比较严重,能不能参加演出,成了未知数。

演出在连队操场上举行。开始一切顺利,有男医生参加的小合唱拉开帷幕,双人舞、独唱随后跟进,气氛越发热烈。在一旁裹着大衣的古丽坐不住了,主动要求出场。众所周知,维吾尔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有着“会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的美誉。她一上场果然不同凡响,三人舞中数

她抢眼。古丽觉得身体可以了,提出再跳个独舞。摄制组的记者知道内情,跑上台爆料说:古丽还在发烧,但她非常敬佩咱们的边防战士,希望大家再演一段独舞。这个小插曲,把场上的气氛推向高潮。

古丽又上场了。我至今记得,她的舞姿先是曼妙、舒缓,宛若仙子,继而奔放、激越,旋转如同烈焰。突然,她停顿了一下,摇晃几下后软软地倒下。“不好!古丽晕了!”两个女兵冲上去抱住她。“快,快吸氧!”连长让人推来氧气瓶。古丽脸色苍白,静静地吸了一会儿氧气,睁开了美丽的眼睛。“没事,我能跳。”她缓缓地坐起来说。连长、指导员不干了:“不能再演了,再跳会出事的!”他们先是劝慰古丽,接着又和医疗队的刘队长争执起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舞台互动。任何精彩的文艺演出,只有观众用掌声鼓励演员“再来一个”的,可是眼下,连队干部出于善意却要终止演出。战士们也很纠结:这样的演出,他们想看、爱看,可是又心疼这些女兵。所有人的目光渐渐集中到古丽身上。只见这个维吾尔族女兵若无其事地摘下氧气管,微笑着回到场地中央。

操场上霎时安静下来。俄顷,海拔5172米的高原营盘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前面有着亲切的传承。

一年后,我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的不是我在天文点认识的熟人,而是新近轮换上山的一批同志。尽管“岁岁年年人不同”,却又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他们讲述的故事,与前面有着亲切的传承。

作为解放军原第18医院前出的医疗机构,医疗站自组建以来,医院派驻的人员每年一换。明知山上艰苦危险,可医院每次组织报名时,大家都争着上来。

三十里营房是守防部队上山下山必经之地。平时,医疗站里没有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许多小事却温馨动人。周围部队常有战士过来,有的人其实没病,就是想来看看女兵。而女兵也落落大方,和他们聊一聊,侃一侃,他们甚至“忘记”拿药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女兵们看来,保持健康快乐是一种自我救赎,而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守防官兵,便是一种慰藉心灵的辅助治疗。类似上山巡诊时的慰问演出,后来发展到每次上山巡诊,她们除了心电图等医疗器械外,还要带上缝纫机,为战士们缝被子、补手套、洗衣服等。考虑到山上缺少绿色,第36届的护士长韩敏还发动大家采集小花小草,制成标本贴在本子上,配上一些格言诗句做成图册,给最高的神仙湾边防连送去赏心悦目的绿色。

2001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重合,医院特意给医疗站送上来一批月饼。可大家都舍不得吃,全带给高海拔的边防连了。护士龚慧说:“能给山上的战士们带去一点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当然,医疗站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病救人。医疗站先后成功救治多例脑水肿,治愈的肺水肿患者更多,没有出现一例死亡。脑水肿和肺水肿一般都是重病号,深度昏迷,又拉又吐,全靠医疗站的护士为他们清理。久而久之,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美名越叫越响,这些女兵也有了个美丽的称谓“昆仑女神”。

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这一席话,出自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之口。她叫金永华,是革命烈士王朴的母亲。

1950年初春的一天,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按照上级指示专赴金永华家中,向她颁发其子王朴的烈士荣誉证书,并归还她当年变卖全部家产支持地下党工作的2000两黄金时,年过半百的金永华说出上述这番话。她坚持只收下烈士荣誉证书,却退还了2000两黄金的银行存票。

时间的指针继续回拨。20世纪初,生于富裕之家的金永华自幼好学,并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成为女校成绩冒尖的才女。婚后,她与丈夫辛苦经商,成为重庆江北县有名的富商。1921年出生的王朴,在家庭子女中排行老三。

中国极重家教渊源,古今都流传着许多贤母教子的故事。金永华也是其中一位。在母亲的影响下,王朴不仅知道亦武牧羊、岳母刺字、林则徐禁烟以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故事,母亲的正直、勇敢与善良也深深熏染着他,令他养成崇尚正义、忠实诚信的品格。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他开始追求进步并思考着国家的前途与未来。1944年,他考入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后,与中共南方局有了接触,开始秘密为党工作。

一叶彷徨的孤舟,从此找到了方向。1945年1月,为建立党的农村革命据点,集聚和培养革命力量,王朴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江北县,准备建立一所学校以开展秘密工作。建校需要钱,当金永华得知儿子办学是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有志向、有追求的人才时,她爽快地拿出30两黄金。几个月后,莲华小学悄然开办。之后,被扩建为莲华中学并接办了志达中学。至重庆解放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穷苦学生,发展了几十名中共党员。

1946年3月,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从未向母亲表明自己的政治身份,但身为学校董事长的金永华对儿子的救国理想早就有所了解。坚信儿子人品的人,对他所做的事从不深问,只是选择默默地支持。

次年,经费拮据的川东地下党,开展工作举步维艰。王朴想到了母亲。面对儿子“变卖家产”的请求,金永华犹豫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家产,灌注了她与已过世的丈夫多少艰辛磨难啊,何况家中还有一个残疾女儿和年幼的儿子。失去这些财产,孩子们将来怎么办?可是儿子从事的是振兴民族的革命事业,身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母亲又岂能袖手旁观?最后,在“义”与“利”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金永华做通了其余孩子的工作

心香一瓣

情至心处诗最美

致最美的你

■王妍丁

三月,总是因你而美丽。整个春天,都恍若你多情的王冠。那返青的枝条与含苞的花朵,还有全世界的清风,仿佛都默默含笑,向最美的你,致敬!

把曾经的劳累和委屈,把所有的失眠以及头痛,都付与远去的一江春水。挥一挥衣袖。是的,今天的你,不让须眉;今天的你,顶天立地;今天的你,是万众瞩目的突击手;今天的你,更是回归女儿身柔媚的你。

那本翻开的花名册,你的芳名,赫然在立。还有那沉甸甸的奖牌和奖牌背后一

高贵的信仰

程华

作,变卖家里的全部田产,折合黄金2000两,悉数交给了地下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她和她的家,从大人家变成了赤贫者,而她从此真正与儿子站在了一起。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朴被捕。他和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人一起关押在白公馆监狱。无论酷刑还是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年轻的王朴血染刑场。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至哀至痛。坚强的金永华流着泪埋葬了儿子,又踏着儿子的足迹奋力前行,继续以办学名义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直到五星红旗飘扬于重庆上空。

1984年5月,已是84岁高龄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释然地告诉另一个儿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了……”她去世后,孩子们尊重其遗愿,将她珍藏的王朴所有物品,包括书信,无条件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博物馆。

回想母子相依相携的20多个春秋,是母亲养育并教会了儿子去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儿子在走上革命道路后又深刻地影响着母亲,引导她从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如果说儿子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坚定与执着,而母亲却用简短的“应该”与“不应该”,为同样高贵的信仰做出了朴实无华又动人心魄的阐释。

半个多世纪,光阴弹指。当年的志达中学更名为“重庆市北碚区王朴中学”。当年贫穷的江北县,如今已蝶变成繁华的渝北区。渝北中学校园里,矗立着金永华与王朴母子俩的塑像。母亲短发,着旗袍,神态慈和安详。手拿书本的儿子紧挨在母亲身边,眉角含笑。母子俩深邃的目光,投向同一个远方……

个又一个难眠之夜。人们怎会不知道,那是你,在与时间赛跑,在与智力角逐,甚至在成功与失败,千百次的探索中咬牙坚忍。

也许,你从没想过要到外面的世界,挥戈击剑。你原本像别的女人一样,爱着风花雪月。任丈夫呵护,任孩子撒娇,任双亲疼爱。可当时代与家国,呼将点兵;当理想与情怀,被一种责任点燃,你柔弱的双肩竟可化作钢铁般的意志,为人类的福祉,扬鞭沙场。

你从女儿山上,一路走来。你一出征,世界就有了新的高度。一组组新数据,一项项新成果,一个个新开发,谁说女子不如男!它见证了你的智慧书写的青春;见证了你的大爱筑起的强国梦;见证了你的,用一腔热血,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披肝沥胆。

当一些人还在自我的选择中,犹疑权衡,你孤绝的背影,早已飞越千山万壑。有道是:“谁为天地立心?谁为生民立命?谁为往圣继绝学?谁为万世开太平?”

即使给你一千次一万次的选择,你依旧默默其中,只问耕耘。以至我们头顶的星空,又多了一行大写的星辰。

处处可见她们轻盈忙碌的身影,时时可闻她们轻柔甜美的笑声。

军嫂大多远离军营,远离丈夫,独自支撑一个家庭。她们扶老携幼,和家睦邻,默默承受生活的艰辛与孤独。她们用柔弱的双肩,与丈夫一起扛起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安宁、千家万户的温暖幸福。

军嫂说,嫁给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情怀;做了军嫂,就要像丈夫那样,甘于奉献牺牲……

那句家喻户晓的歌词:“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不是煽情,而是一种真实。

她们不愧为时代楷模,不愧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者,不愧为中国最美女性。

军嫂,一个最可亲的人;军嫂,一个被尊崇的称号。在你的节日里,我要向你——致敬!

新时代之歌

一

女兵,从来都是军营里的一道风景,更别说是边关、在高原了。

2018年春日的一个清晨,我在阿里军分区院子里散步,见几个女兵正在打扫营院卫生,便上前与一位戴眼镜的士官攀谈起来。

她叫田丹,是分区通信站综合班的班长。入伍前在新疆财经大学就读,大三时应征入伍。后又从部队考入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来到阿里。

为什么是主动要求?“因为当兵期间,曾随部队到康西瓦驻训,又读过毕淑敏的小说,对阿里高原有几分向往。”田丹若有所思地说。

阿里军分区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征召过一批女兵,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毕淑敏就是其中之一,其引起广泛关注的处女作《昆仑殇》,就是以阿里高原为背景创作的。在她笔下,雪域高原像一幅粗犷凝重的油画,冷峻、严酷,甚至还有几分狰狞;而特定年代的高原军人,包括男兵和女兵的坚毅与忠诚、隐忍和牺牲,又充满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意蕴。也许是顾忌高原的自然条件过于险恶吧,毕淑敏那批女兵成为特例,直到2009年,阿里军分区才开始恢复征召女兵。

田丹说,她喜欢毕淑敏的小说。“毕业时,我把申请寄到新疆军区,刚开始没有回音。一天晚上,新疆军区有人打来电话,问我愿意去哪里?我说三十里营房,那里不是有个医疗站吗?对方向我能不能适应高原环境,专业不对口怎么办?我说问题不大。”

2016年7月,田丹来到阿里。“现在已经适应了,平时基本不用吸氧。”她笑了笑,嘴唇似有裂口,一丝血迹染红了牙齿。

二

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在喀喇昆仑山上,海拔3700米。1962年8月建站以来,由解放军原第18医院派出的医护人员在这片雪域高原接续坚守,为驻守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的部队担当“生命保护神”的角色中不乏女性。

后来成为高山病专家的张西洲,当年还是战士的时候,就多次和护士一起上山抢救边防战士。1973年1月,守卫空喀山口的某部有两名战士在巡逻中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发电报让医疗站赶紧派人抢救。张西洲带着两名护士,每人穿了两件皮大衣,由一个班战士护送星夜出发,边挖雪边走,三天三夜赶到连队。抢救完病号,张西洲睡不着,咳嗽、痰多。他自知不妙,点亮煤油灯一看,吐出的是血痰,后被确诊是肺水肿。一下子出现3名肺水肿患者,而连队只剩半瓶氧气了,于是医疗站又派人送氧气。不久,刚刚摆脱肺水肿的一位战士又出现外科症状,医疗站又派外科医生上来。那一次,张西洲他们在山上待了20多天。下山时,男男女女十余人、七八台车,浩浩荡荡的,给张西洲留下深刻印象。

实际上,从医疗站设立之初,喀喇昆仑就有了女兵的身影。解放军原第18医院的吴凡英就是其中之一。这位1961年来到昆仑山下的老兵,先后在



文学作品

英姿飒爽(中国画)

黄援创作

长征

第5125期